明名臣言行錄

檢討陳文恭公獻章

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薦授翰林檢討不仕世稱白沙先生卒年七十三萬曆中謚文恭從祀孔廟

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頴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

成化三年復遊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

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説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潄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

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頹茲一身小所繫
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亾胡爲漫役役斯喪
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龜山
不如也即颺言于朝謂眞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
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
爲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即抗疏解官去
成化己丑復下第南歸絕意仕進四方來學者日益衆
乃築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雖中官緇流番彝提買
接之無不得其懽心者家故貧或貸粟於人僉事陶
魯以田遺之不受海北提舉汪廷貞慕甚作懷沙亭

以想像之江西布政使陳偉修復白鹿洞書院走書幣聘爲師謝不往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勢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

廷待士之盛意不敢蓮臣子效用之初心爵至脩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决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

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

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趨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衛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

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葢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爲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末第時隣人有侵居地者欲威之以力揚言于衆曰陳氏子巽曰他出我必辱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悛吾必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內

人撫育如巳女及笄擇婿嫁之
先生平日絕不肯爲上官作文字印劉東山爲廣左伯
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
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
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祀典之舉皆發議于先生
及副使陶魯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
成太夫人婁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慈元廟
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之上曰請
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

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足不踰閾者數年

先生嘗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則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

又曰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又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畫前元有易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莫歎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性喜吟咏進退語默之機無爲自然之旨悉於詩焉發之孤山語錄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動人

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矣

語張東白曰大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與至近則何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

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

語林南川曰夫斯舉無內外無終始無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給事中賀恭靖公欽

字克恭遼東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給事中世稱醫閭先生卒年七十四天啓中補諡恭靖

少穎敏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諷讀及爲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孝廟初內閣劉吉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疾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詶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

臣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職之祖訓內官係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韋或陷主鹵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斷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

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附君悞國
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發露已往之弊永絕方
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
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
疆之福也四曰興詩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
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
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
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風俗自美民心
自善矣疏入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正德巳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

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閭往諭曰若輩既知悔卽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劫皆可抵償惟殺人不赦鎭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愼無殺人巳而撫鎭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鎭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

白沙先生謂之曰爲學須靜坐以袪紛擾使此心凝定

然後讀書應事無不明達詔今之事者止以名節結
果學負其資向上一步其誹進之先生與人言論侃
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極養令深沉和
平乃爲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囘徧書深沉和平
向上之語
嘗曰白沙天資高見道易先得其本源而後學其節目
吾人無白沙之資且自小學做工夫以漸上達庶有
資級可循不負白沙向上之言然後爲善學白沙者
也
先生屏居或傳聞朝廷有納諫用賢之事即喜不自勝

或聞舉措愆違四方災變卽憂歎不能自安爲學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麥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御史陳恭清公茂烈

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御史以母老乞終養旌為孝廉天啓中補謚恭清

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翳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

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贐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泉司尚不規利于人況今日耶往拜陳白沙執

弟子禮白沙與語累日甚喜告以爲學須主靜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其教

初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淡刻徐開解得寬齋

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柢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

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
猶能就養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
不禁跋涉重蓮故鄉臨別丁寧語氣悲切臣待罪于
茲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
微勞賜之勑命舉家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
圖報萬一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
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
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
日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
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臣

母尤可慮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伸寸草之忱臣惟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涘之報于將來再效犬馬之勞于未死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其後屢召不起灌園藝蔬太守遣二力助汲闢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自供母外短麻敝席不辦一蚊幬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吏部以公養母淸苦奏改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又具疏辭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時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斂且立其族子遠揚爲後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旣深而充養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

通政張公詡

字廷實南海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通政司

右叅議卒年六十

少負經濟力行好古不爲口耳之學莆田彭韶見其少

作詩美之曰嶺海孤鳳也成化甲辰登進士疏乞養

病歸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滽俾有司促之仕遂北上

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

按御史費鎧疏公學問優長操履端愼杜門高尙不

干時事部書下有司速駕公以疾辭不起

正德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公少從陳獻章講學祖

濂洛正派爲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閉門養痾讀書求志可大用部書再下公復辭如前繼而吏部以公敦龎博雅綽有古風恬靜淸修欲忠世累薦不報王申廵按御史周謨疏公議論明正事體疏通言不忘道志不忘君癸酉御史商公韶疏公學有體用不爲一偏之行以聞有旨起用之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檄下趣上道先具疏辭遂抱疾赴南畿謁孝陵而歸抵家不閱旬卒

舉人李公承箕

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

兄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公稱大厓先生幼有大志不喜爲舉子業好爲古詩文所司迫趣不得已就試領賢書一試禮闈而歸聞嶺南陳白沙先生以道學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天真内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公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

乎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公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

公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曰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紛思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刻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而霽天日清朗亦

可謂奇偉桀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黄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乙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九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

太守王公璡

字器之莒州日照人

學通經史長于春秋初任教授蕭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于外或即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泮池舊惟一石梁乃捐俸增建左右二梁以崇偉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輒用蜃灰識而葺之毁諸淫祠或以殃譴爲戒公曰如其有靈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

德化大行五邑俗爲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
公大怒謂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
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人稱埋羮太守

時武職橫暴公痛抑之建文壬午靖難兵迫公造船欲
航海勤王軍衛以怨故縛詣請罪之賴恩宥釋還鄉

公之去任也行李蕭然父老追贐堅卻不受寧波民
至今稱之

知府況公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官至知府

初以吏事禮部呂尚書震時震兼攝工部事會神木廠災有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以示公公曰若依此奏恐不免得罪震問之公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揀退二字震大然之疏入有旨既係揀退的罷震由是奇其才薦授禮部主事陞郎中

仁廟初政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公薦左中允張宗璉

上召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為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

宗璉亦可謂賢矣卽日擢宗璉大理寺丞

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公卯蘇州府賜勑乘傳之任公
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公顧左右問
吏吏所欲行止公輒聽吏大喜謂太守愚甚三日公
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頋止我某事宜止若頋欲
我行縛諸吏搒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
懼謂太守神明公乃盡黜屬吏貪墨者五人庸懦者
十餘人八年夏旱旣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
畝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閒轉輸北京僻
道遥遠糧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

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僦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萬石及雜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無橫苛民大悅每旱輒發此餘賑活數十萬人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又慮差遣人下縣橫求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戢民挨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乃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

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公為守
專厲豪狡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
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給諸儒生喜為
流聲譽爭獻詩頌美鄒亮獻二十詩公獨稱賞欲薦
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公得書笑
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
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正統五年九載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陞正三
品仍知蘇州府楊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
七邑重迎張益州七年卒市巷哭送其喪競立祠祀

之公剛正奇偉潔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夫
莫回令行秋霜靡暴弗馴惠流時雨靡悴弗煦
府治被火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公出坐磔場
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歸罪巳身更
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公歎曰太守事也小吏
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俸而已
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賦特重公爲奏求減焚香祝天
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重賦糧七
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荒起科以免遞年包荒之
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停徵渰沒田糧二十九萬五

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罷平江伯運漕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辨明平民誣入亚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亾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至今受其賜

公於庠校師徒甚加禮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墳籍不能娭教習所能者精别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公稍加考覈勿廢進退權者公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當屬公矣後每同座閱士卷惟聽同寅酬酢公袖手敬陪無不足意焉師徒毎入白事必

延之內堂坐而掇茗談笑愉然不衺如以私事至則頓慢之矣

副使曹公逵

字履中太倉州人嘉靖　進士官至雲南副使

卒年七十七

初授南太常博士遷監察御史按輦下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干紀爲置之法而翟某者爲林奧主廹以權貴書居間亦置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甫期與同官糺故太宰汪不法事語過峻庭杖五十謫隨州判官

攝蘄水篆章聖太后梓宮歸顯陵道經蘄水郡縣責供億甚急公飭吏民手板立水次常廩外不益一錢曰

蘄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爲公曰是故
强項曹耶會風便引帆而去未幾遷南城令邑有貞
婦暴于淫姑以死者聞於上而旌之
晉南禮部三年知廣州府有趙丞者以賍露臬司屬以
覈之窮竟其罪而直指與趙有故欲中庇焉乃持之
愈力直指恚甚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竟拂衣
出蓋趙丞嘗以數百金行賄而公峻拒之故云直指
業已中沮監司有啣之者爲陰偈曰守飛書燕中道
矣則又曰守俟三司集庭欲辱公矣直指窘乃誣以
他事詔卽就訊逮上書自白改雲南守而丞及直指

相繼罷謫縉紳快之
守雲南未幾擢本省副使備兵臨安奚酋阻兵奮身以所部入其巢縛渠率以歸而撫使者以非初議格其功反爲他語以中部議調遂解任而去人謂調不當更內地耶曰吾官三十年宦味已如是矣吾有老母在何忍倍母而貪驕餌乎公少貧日僅一粥及貴而老不過三簋人謂其過於儉曰吾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矣沒後里人王世貞銘其墓

副使陶公成

字孔思鬱林人中廣西鄉試第四人官至按察司

副使沒于賊年六十有一

初授交趾屬縣典史爲黃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察

司僉事九載考績民詣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爲人嚴

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守

邊三司皆懼罪自縊朝命推公整練邊務公量海寇

來風時月預布丁令板海淖中賊艤舟躍岸盡被刺

仆伏兵四合藏而焚之事聞賞綺叚寶鈔

十三年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爲變將逼金華之蘭

溪蘭溪者浙門戶同官推公往公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二千餘人宗留等還遁入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復共推公公抵諭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悔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竄不受招公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縕束薪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衆外攻柵公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賊從中燒柵

爲內應力戰不支遂遇害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遣
官諭祭誥贈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官廕新會縣丞以
軍功累陞廣東按察副使廕自其爲丞至布政使平
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
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
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撫散向化
十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
猺賊讐廕掘掠廕廬墓殺其族黨詔徙廣州避之賜
誥命旌勸廕爲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輓饟運
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或張疑日戍守賊

不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暨檄裨將進兵置檄函曰某封某日某時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當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懈之時或輕舟遊覽或公讌夜飲俄起如厠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賈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厚之郵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爲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級而已毎平賊置縣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爲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厓門時時造陳獻章請益繇其爲丞時嘗

學尊師教其所見者大所務者先嶽章論辭治兵如文士爲文奇無所歸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辭在粵久粵人不覺辭功辭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嚚然無可否司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奏得報其謀已久洩兵出賊遁矣則戮良民爲功兵退未離賊巢賊已虜民妻女奪其居辭功乃益見成蘭溪及鬱林皆有祠祀嘉靖初新會舉人何相等頌辭于朝亦賜祠祀辭於新會

副使張公昺

字仲明其先慈谿人後徙鄞縣成化壬辰進士官

至按察司副使卒年七十八

涖楷官僉都御史平巨寇有功公登第知鉛山縣事求

利民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

鬼物咒咀人立死人畏事恐後公擒至栲笞數百自

若也是夕大風揚沙石蔽天遶屋錚錚鈴索聲衆益

駭以爲果神人也籍籍請釋公卒致之死縣城南有

西洋廟覩靈怪旁郡男婦祈禱充道路公毀殿棄象

祠以爲便民倉而并撤淫祠數十以葺公廨

縣有樵夫嗜鱓命妻烹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餒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送官久繫不決公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寃矣哉吾鄉樵婦之夫之死于鱓而望公雪之凡鱓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公試之果然而樵婦之寃雪某民甲嫁女于乙家揭輿幕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決他日公行邑有樹大蔽野命伐而歐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公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衣冠伏道左若祈覓叱之不見斧之樹

血衆懼公手斧之遂盡樹顛有一巢墜一婦人貌絕良久公問婦狀婦言向被狂風決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城市居歷歷無階得下耳日見少年飛騰空中也訪其家即空輿嫁者公剖樹修廨畝地爲田

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遲馳詣其居縛歸用印于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嗥竟死杖下

邑寡婦惟一子採樵于山虎噬之憐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公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遂齋

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公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乎抑一也非傷人者退一虎起伏一虎繞匝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公神人也

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以供湯藥者獨傅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于庭諭孀婦有願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所願舅姑以此紿婦云若守節須鬪官以婦不識字使投願嫁牒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命汝改嫁汝安得

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亾夫始從命舅姑即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併屍塡其池自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府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即躬至其所召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啓土見婦顏貌如生公歎曰殺婦者我也爲文慟祭天忽大雨即殮葬婦表門旌祠而罪其舅姑

擢南京監察御史劾威寧伯越保國公永太監直兵部尚書鉞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不報頃之與給事

中周紘黜軍教場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太監琮奏公才踰時劉吉爲內閣擬旨下吏部調公紘外任吏部尚書王恕執奏吉復擬如前恕奏天下之治賞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爲治良法也黜軍不到不罪失伍反罪黜擦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公南京通政司知事紘南京光祿寺署丞尋以薦陞四川僉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初

有都指揮使陳某富而無子惟婿一人背摟一處子匿于家事覺隆之河以絕蹤死者之父訴于巡按御史且請必屬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

人曰陳都司家貲金至十餘巨萬非張憲僉孰能不
爲利啗洗小人究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而御史
卒通厚賄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坐其
婿之僕云

公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啜
粥飲水兒女恆饑其兒伸掌請公曰請問大人清字
作如何書公書與之兒曰是可買肉否都御史王璟
賑饑行部以百金爲壽堅却之固請乃受下戶饑側
以答其意將死其表侄副使佘本入問疾猶張目謂
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爲國

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

副使毛忠襄公吉

字宗吉餘姚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副使贈按察

使

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淸吏司分理在京諸司

刑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伺

察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實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

大臣厚遇諸錦衣有所請託不敢輒裁抑之卒有犯

者無所敢問而公輒按法處治錦衣卒目公俚語曰

毛葛刺時掌錦衣者門達恣橫長安中百官遇途避

恐後公遇達于途一手持轡一手抗鞭而拱達顧曰

此毛葛刺耶其卒曰是也他日公疾失朝下錦衣鞫
問卒羣走報達曰毛葛刺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選巨
杖公至達揀卒之健而忍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
而臀骨見羣卒曰快乎哉葛刺自此畏巳公亦私念
若曹不以事至吾司則巳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
其持法繩錦衣卒更過于往時

陞廣東按察使僉事分巡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
斷吞併如畸鼓程鄉縣民曾玉楊四謝瑩楊輝羣行
作賊玉四據石坑峒瑩據龍歸峒輝據上寶龍下寶
龍糾合福建上杭江西安遠等處賊流劫江廣者累

歲率入縣治殺人民公調土著蔡李勇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瑩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共千四百餘而七百餘人者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于官不斂于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

公分巡雷廉高三府被廣西賊刼殺數百里間無烟火公慨然以平剿為已任移文都指揮出擊賊都指揮畏縮不敢出若罔聞吏民以賊告更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時海康知縣王麒者在官用

忠義勵士遇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公即與
領衆抵賊所戰敗之廣東總兵歐信疏公捷狀以聞
特旨陞公副使賜勅奬諭并陞麒爲本府通判
乙酉春賊出患之河源轉掠翁源公率官軍二千兼程
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頃之新會縣告急公率
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官軍民壯至大磴與
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遊至雲岫山去
賊營十餘里分諸將爲三道約蓐食進擊尉夜晦失
期賊覺走伏營後山軍士突入巢見營空皆入取其
輜重競擁出賊從後追之閻華馬蹶見殺陶魯不敢

前公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吏廖振等曰軍勢不支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公曰衆多被殺我獨可存亟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公鎗之公且駡且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公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通判命已死于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公之出軍也具犒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巳用其三公死文念公貧密歸其十之三於公僕公附僕婦請按察使至而語之曰公死矣而尚有知公使吏主犒吏

舉餘金私諸公僕請公勾查之無令公有貪饕之跡以爲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父于朝爲之請謚賜謚曰忠襄

知縣丁公積

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

新會廣巨邑號難治公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于利民

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訢之公廉得其情追其劵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

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與變化其情習春秋祠祀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與時户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歲单丁小户亦不下五六千公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絶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頗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葢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公憂之曰此令責也于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

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于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太守徐公九思

字[illegible]貴溪人由鄉薦官至髙州太守未赴而歸卒年八十有五

初為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為天下第一其始至麤服坐一筍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袖中公挼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為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公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于是人人惴

恐于法不敢有所舞毋受訟諜必命其人與親戚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撻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于武斷幷蒙猶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卒隸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亾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居恆謂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剛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泛費里正維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恆

邑故稱爲孔道輪蹄輻輳取資于民不可計公減舊額
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
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籩有靡圃廣輪數十畝躬
率吏卒治蕪穢藝蔬圃鑿池種魚闢養牧雞豕客過
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
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
土坌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乃
積頑役之羨甃石以行之旅行無若歲大侵民至屑
榆而食而上方祠釐行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
茅山三茅公所治也嘆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

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鄰古道也鄰民即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撥故牘商引之金宿于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思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于官公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于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取償于倉

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嚴峻有十七人欒貨而逃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

時京兆尹有所任隸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酗而詬諸庭公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弊徵教讀呂某九思報謂呂某者菴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淵畧不甚稱公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中有受戒慼者復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公賢泣涕數行下曰

徵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檄皆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于此因極敘公救荒諸奇筴與居恆善狀且直詆無耻諸生謂彼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且嘗其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于外而特留公時

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

公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遁
實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
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
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
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
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惟儉
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匱忍則不爭保身與
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惟噉菜佐脫粟嘗圖刻一
菜于縣之前壁且題曰爲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

色爲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容之父老有刻公所書菜而書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于荒獨茅山之役巨也

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園者都督聲勢亦赫人謂避之便對曰罪于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也陸噤不敢發園分爲三區

何出榷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璫榷者蝟集倍溢于故乃歸其餘于藏曰吾裁而得溢抑使役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

役夫不告病

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謂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為田患公議築減水橋于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

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恆出境外幣餽充溢猶不得

一款色而公第遣一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于地而公以貲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我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于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紬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公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一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居恆自奉儉不以老益篡衣縕枲帛然每好施予故恆坐窘時子給事貞明長矣公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與日毋忘用

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

公旣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時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向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謀傳公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公强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于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極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愈曰有正命在寢䟽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以病之期而已瞑矣

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束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損月俸橐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範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州徐公珪

應城人

弘治中爲刑部典史時太監李廣用事掌東厰者皆其私人輒迎廣意旨羅織人罪有千戶吳能者貧千戶也出其女滿倉兒付媒氏鬻之以餬口媒氏乃以滿倉兒鬻之樂婦張謬告能曰周皇親家買之樂婦張携滿倉兒入臨清州爲娼者三歲復挈歸一再鬻而屬于樂工袁璘而千戶能已死矣有告能妻聶氏女所繇聶氏從璘所訪之滿倉兒恨其母鬻之樂人鬻又再三轉不毋之也聶與其子政攘女以歸璘失滿

倉兒則訟聶于刑部尚書白昂使郎中丁哲員外郎
王爵聽其辭判女歸聶璘不服笞之數日死凡獄中
有死屍故事主事一人御史一人相埋之相璘屍者
爲主事孔琦陳玉第徇吏仵報辭曰病死既埋璘妻
白仵求屍仵又不告之處走訴東廠掌東廠者太監
楊鵬鵬之姪嘗私于滿倉兒又雅以請囑御哲陰使
旗尉教令反異考掠聶令毋敢他言乃執而庭訊之
樂婦張與媒氏及滿倉兒云非聶出一口而曰聶氏
女媒則先鬻之周皇親家矣鵬遂以奏上下哲等錦
衣獄曰人倫民命之至重三法司錦衣衛必究實則

索女皇親周彧家彧故未嘗買女也而聶張久執一詞不決乃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朝聽之始知哲所斷是左都御史閔珪等奏哲因公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琦王及聶之子政皆不應罪杖

公上疏言臣胥也役于刑部三歲矣每見鞫問賊因多從東廠鎮撫送至因有言旗尉挾私誣陷者有言旗尉代人報讐者有言旗尉受首惡財以之爲從令傷人抵首者東廠一切任其擅刑誣服送至刑部刑官擬罪但據送詞更不體究縱使洞見眞情莫敢擅改一字往者臣雖知之猶未謂然今觀哲事乃滚信也

夫滿倉兒之獄丁哲所斷甚允太監鵬其姪嘗私是女且素憾哲而欲中之乃因袁璘之死令賈旗尉者教女詐令反異而與旗尉勝私拷聶氏使自誣伏遂𢚩委罪刑官偏酷故攙蒙亂成獄皇上下令法司錦衣會問莫敢辯雪必待朝鞫乃真眞情羣臣之畏東厰此一徵矣且旣知滿倉兒爲聶氏女女不母母罪不容誅而僅擬以杖哲與聶子政等皆無罪被誣反加杖徒一事之微輕重不衷羣臣之畏東厰又一徵矣臣因此益私爲昔年枉死諸人嗟嘆不已乃知傷天地之和召四方之災有由然也臣願陛下戮楊鵬

叔任并賈旗尉及女于市旗尉勝等與鎮撫司官論
戍極邊丁哲孔琦王爵陳玉各進一階以酬誣辱之
若從茲革罷東厰永不開置不則推擇謹厚中官如
陳寬韋泰者用當此任仍選大臣一員與之共理鎮
撫理刑推選在京各衛及刑部主事一人同蒞其事
毋專用錦衣庶幾旗尉莫敢擅刑小民不至誣累夫
臣不難卑賤之身爲民請命披露至此顧一介微軀
前後左右孰非東厰鎮撫之人臣將不免虎口願斬
臣首而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歸骸骨臣死虎口
不若死國門之下上以公妄誕命[illegible]等考訊之坐奏

事不實擬贖還役大理寺卿王軾等審允以聞上又責都察院何不具寔奏請大理輒經允之使各疏對旣對竝罰俸公贖徒畢發爲民而哲等獄辭不得命者久之刑科給事中麗泮等以爲言乃命滿倉兒杖畢送浣衣局哲資給袁璘埋葬發爲編民爵琦王皆贖杖還職居頃之戶部進士孫磐奏近言官忌言最甚粉飾循默苟且塞責而排寵幸觸天聽者反出吏胥之賤臣竊羞爲請定建言爲四等不避艱險亢彈貴近者爲上上激揚禆拾爲上等建白稗體要者爲中等粉飾苟且者爲下等因此以定不次之擢平調

之陟黜罰之令則言者莫敢妄言而直者有所競勸
上下其奏所司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疏公忠直
請錄用之上亦知公下吏部奏授桐鄉丞明年弁哲
亦予官公後歷贑州通判有平寇功加知州尋致仕

知縣樊孝介公玉衡

字玄之號棠軒湖廣黃岡人萬曆乙未進士官止

崑山知縣

生而清癯骨立幼不好弄恬淡寡欲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三間築場數畝擁數十卷樂而忘死矣

湖廣方伯劉公好獎拔士類嘗曰樊生如孤松亭亭獨秀歲大比薦之當路輒匿不見曰人生垂始進此一失足後復何望

甲午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時劉方伯已爲左少宰意薦

入中秘竟不就試友人問之曰館試非不可第謀之者不啻攫白晝之金矣吾何競焉已就選商城尹商每徵賦遠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比而爲奸所費幾半公費公召其民與約曰令知諸保伍爲小民苦欲盡罷之而言不便者盈廷是爲千金裘而與狐謀之也爾果能不保伍而辦乎民懽應曰諾已果先期辦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囚用馬兵兵奉檄至人家家立破遂首罷馬兵聽訟者自相拘于是民褁一日糧集公庭訟畢矣有訟詞輒付外議息不罰一鍰有不肯息者輒愀然不悅曰有何大事而嘵嘵

不休也少爲譬曲直去不罰一鍰

時礦使所至驛騷各縣裒金錢以結其驩公獨偃蹇不

肯下直指某憐公才請移崑山人咸謂商劇崑煩不

可以商治也公曰惟煩也故以劇諸凡勸農息訟一

如在商時

崑故劇邑按前令聶公牘喜曰賴先官之義願爲曹參

於是平賦均役通商惠工禮賓肅吏一視聶公而損

益布之崑賦四十萬隱覆萬端公鉤校數日悉得其

弊孔人謂聶公開敏猶累月始得之公不過於平居

訟牒中默識某飛若干詭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

若干十得二三焉又證以徵逋之籍十得五六焉又詢之賢紳試之老吏十得七八焉而人不可欺矣其治爰書也以無訟勸民兩造而剖之則勝者無欣色褫者無怨色雖六曹吏亦相約告罷而民不知有令時司農急積逋停邑長俸覍逋至二十萬公曰小民逋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今其人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我奈何惜數月俸不顧萬口詛乎止不徵民亦輸負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爲設門禁簿籍記之公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禁爲第署簿上曰求滑臺生而挾私來干者皆反矣

庚子冬入覲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以卓異首擢
兵部武選主事吉不下旋復之崑時郡民以中使躁
其門郡縣欲相率往謝公曰彼自擾民賴郡邑戢之
彼不我謝反謝之耶吾即往不庭謁恐反敗君事郡
縣以君不可遂皆罷謝
上臺責舊編數千公又止之隨討該縣節省銀兩照數
補解不使民知也每退公必周思故侯之釐革未盡
者已革復竄入者陽革而陰未然者如皂快之爲蠹
夫門役之爲輿夫皆可垂法永久
在崑前後六年銓部議處以曹郎而父病耗至遂乞歸

省上臺及士民慰留萬端公再上書陳情中有望子來訣恐死相呼職雖石人能不悲咽又有豈不知量移在邇垂成可惜無奈父之呼子聲聲是血子之癒親日日如年情當至慘念不及此等語書發公即乘夜戒行遮留昏巷公竟蕭然同兩奚奴而去

去崑時賣絲販繒之家感其休息五年不出一錢約製鮮衣二襲長跪再拜上之固不受曰崑民好事神盍以施之葢其隱衷自許不愧神明也友人見其乏嗣寄書爲念答書曰子息有數非可強求吾生平毋欲求一結束以俟千載而今且茫無著也則何暇及子

息想千載上人若羊叔子白樂天寇萊公皆人豪也而無子諸葛公邵堯夫名世也而晚獲嗣恨吾不得當諸公萬一寧汲汲計委蛇之人哉即委蛇者槩槩而我泯無可知百年後不復認我一女數十日不令一見見即驚避去況後代兒孫耶

或以其自奉太苦寄書及之報書曰吾所苦者善因未修惡緣難謝耳七篇腐文偷取進賢冠有衣有食施及妻孥寸步驅輿賓客傴僂而進者日不乏人此何苦乎若瓶無重釀食無兼味囊無美金此造物爲我先去其病我無所用之也爲令得錢必須繁訟聽其

繁訟必多言廣折巧按人罪罪定不償更加鞭箠小
民反啓道路鼓舌惶汗掩耳若不聞也訟已復聽聽
已復訟暑寒不輟盈箱在庫刺刺向所司藏之展轉
到舍又嘔煦與舍人謀水陸間關千里萬里乃抵其
家又叮嚀向妻子僕婢而重托之篋金所在或轀匱
或問舍或求田遠盼遥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晝夜
搖搖如懸旌念之苦乎不苦乎去歲妻家貸我百金
遂分僕守之謂之曰倘有他念卽各私攜而去萬無
驚懼乃公其狀如此豈陶頓之態乎近見貴人一瓶
一器而稱數金一石一几而稱數十金皆不解佳在

何處顧我所自用瓶茶食盂坐几供案亦不解問在
何處襲閩海忠介爲令五閱月而廳事闃寂輒命六
曹吏歌詩自娛吾竊升斗于此亦既改歲矣而事不
休能不愧所聞乎忠介之令分亦也僅一長鬚一竹
簏蕮至城下人無知者忠介傳語城中新令且至然
後備輿于郊迎啓簏着衣冠一騎而入竟以竹簏付
庫吏長鬚拜堦下告回矣由是觀之忠介安可爲也
公生平向慕忠介其淸白挺直似之而處事則委蛇
近人情矣
又二年公訃至崑小民巷哭如考妣捧土揭木特祀玉

山絕頂木旱必禱於公春秋之祀勿絕海虞瞿汝稷以辰州守爲公定嗣歸安茅瑞徵以知縣編志華亭董其昌以提學建祠諡公曰孝介先生兄玉衡爲御史以言謫戍一女與漢陽李若愚爲姻